

叢山飛俠傳



昭和十三年七月二十二日印刷
昭和十三年八月二十二日印刷
康德五年七月二十二日發行
康德五年八月二十二日發行

版權所必
有究
版翻

每册價定四角

著 作 人

三井彌作
奉天大北門裡門牌五十一號

發 行 人

王麟閣
奉天中街本行胡同門牌五號

印 刷 人

白玉臣
奉天大西門裡門牌二十八號

印 刷 所

東都印刷局
奉天大西門裡門牌二十八號

發 行 處

洪順德
奉天中街本行胡同門牌五號

叢山飛俠傳

【卷十九】

第一回

圖解勤參寸心通妙諦
飛雲可捉咫尺誤仙緣

本書正集十八冊

業已告終

這裏先補叙由戴家場分手出來的

幾個本書中重要人物的事

睹

便以歸入到峨嵋開府盛典

下文繁妙節目甚多

日後俱有交代

這且不言且說老英雄

凌操的愛女

俞允中的聘妻

女俠凌雲鳳

原是追雲叟白谷逸的內侄曾孫女

當白谷逸

的妻子凌雪鴻

在開元寺坐化時

對白谷逸同窮神凌渾的妻子

白髮龍女崔五姑

再三囑

咐說凌家仙根甚厚

五十年後

必有子孫得道

務必代爲留後

後來白谷逸

算出應在雲鳳

的身上便借衆仙俠大破戴家場之便

給烟中神鶚趙心源

去了一封柬帖

命他到時看看

等白髮龍女崔五姑一現身

便即將柬帖呈了上去

說自己門下

並無女弟子

請他務必克

踐前言

渡引雲鳳

五姑此來

一半相助衆仙姑

驅除異派

一半也是爲了渡化侄曾孫女之

事

當然照辦雲鳳本來心性高潔

向道甚誠

祇爲老父年邁

終鮮兄弟不得已才許給俞允

中

雖然允中英姿颯爽

武藝高強

又是世家子弟

足稱佳婿

到底不是素願

及至和娃羅的

結仇 避至戴湘英兄妹家中 先後遇見了好幾位劍仙俠士 大都飛虹百里 上下青冥 才知

仙人也是人爲 益發動了嚮往之心 幾次想和老父商量 就着這當前仙緣 投師學的 俱被

阻止 雲鳳無法 祇好暗中背人 去激允中 誰想允中 十分痴情 也是執意不肯 雲鳳暗中甚

是氣悶 原准被破了戴家場 拚死命苦求羣仙接引 以死自誓 好歹也要了却這層心願 不

想一出去 便遇見假頭蛇姚元 仗見一手神槍 剛要得勝之際 忽被姚元 暗放瘟皇迷魂沙

冒起一股黃烟 雲鳳聞着一股奇腥之氣 剛暗道得一聲不好 立時中毒倒地 眼看死在姚

元禪仗之下 多虧戴湘英 趕來接應一彈子將姚元右眼打瞎 凌操見愛女倒地 忙趕過去

救時 倏地眼前一閃 現出一個白髮婦人 就地下抱起雲鳳 身形一幌 不見踪跡 雲鳳在迷

網中 微覺身子 被人捧住 輕飄飄的 憑空騰起 漸漸不知人事 等到醒來一看 已臥在一間

極修整的石室以內 面前站定一個滿頭銀髮 手拄鐵杖的婦人正撫着自己滿頭秀髮說道

小孫孫 可能知我是誰麼 雲鳳幼年 便是凌操 說起自己家中 曾祖姑成道的仙蹟 一聽

這等稱呼 把白髮龍女崔五姑 當着了凌雪鴻 適才己爲敵人毒烟暈倒 定是遇救到此 連

忙下拜道 你老人家 可是五十多年前 在開元寺坐化的那位曾祖姑麼 崔五姑道 你會祖

姑 業已兵解化去 又經過了三十餘年的流轉 才轉劫託生 在蘇州閶門外 七里山塘 一個

姓楊的漁人家裏 不久便可相逢 我是你叔曾祖父凌渾的妻子 白髮龍女崔五姑 因你會

祖姑坐化時 曾再三向我和你會祖姑父 追雲叟白谷逸說 凌家仙福尚厚 他年還有出世

之人 要我三人隨時留意 渡化接引 日前你叔曾祖 算出應在你的身上 今日打擂時 趙

星源又拿着你會祖姑父的書柬 請我渡你到此 先傳授你坐功劍法 日後再引進到峨嵋門

下 你叔曾祖 日內便去青螺峪 驅除八魔 創立教宗 我本應相偕同去 祇為你叔曾祖 雖然

道法高強 在各派劍仙中 享有盛名 祇是他還不算是在玄門正宗 門下弟子 異日均難免於

兵解 昔日你會祖姑 便是吃了此虧 他性情又有些古怪 異日學功劍術 必不容你轉入峨

眉 所以他本想將你帶往青螺 是我執意不肯 才將你帶在這風洞山 白陽巖花雨洞暫住

我先起你一口玄都劍 按我所賜 每日虔心練習 我不時離此他去 每隔旬日 必來看你一

次 此洞昔日爲白陽真人學道之所 靈蹟甚多 乃人間七十二洞天之一 內洞陽壁上 有白

真人遺留的圖解 態經鳥仲 外具百物之形 內藏先後天無窮變化 你祇勤加揣摩 以你天

資 日久自能融會貫通 稍能有成 再下山去略積外功 便可持我柬帖 趁着峨眉開闢五府

之便 前去拜師了 開府盛會 爲時相距不遠 同門中身懷絕藝 道法高強之人甚多 你既是

我引進之人 雖不能超越羣倫 也須相差不遠 此事成敗 全仗你自己修爲 毋負我的期許

才是 不過此山遠在黔桂邊境 數千里山嶺雜沓 除了北山鐵雁冲 黃獅峒一帶 略有生番

黎苗雜居外 雖然風景奇麗 時爲仙靈窟宅 亘古一來 洪荒未闢 大澎深山 山魃木客 虫蟒

怪異之類甚多 再加上此洞 久傳藏有白陽真人一部針訣 和兩匣芒餌 中間經過許多異

教中人 來此搜掘 至今不曾發現 連我也未知藏處 難免不再有人覬覦 我再賜你神針一

枚 可隨心收發 作爲防身之用 彼若有緣 將真人遺物 得到手中 足可助你數十年苦練之

功 可隨時留意 那就看你緣分如何了 雲鳳聞言 不禁感激涕零 拘着崔五姑的雙膝 叩頭

不止 崔五姑笑道 我知你向道心誠 今日正趁你的心願 儘自傷心則甚 快起來 雲鳳含淚

起立道 曾孫女蒙曾祖母 天高地厚之恩 接引到此 九死難報 祇是爹爹年邁 並無子息 所

生祇曾孫女一人 平時甚是重愛 今見曾孫女失踪 必然悲痛不止 還望曾祖母 恩施格外
大發鴻慈 將他接引到此 即使修道無緣 也可朝夕侍奉 不知可否 崔五姑笑道 痴丫頭你
當修道成仙 就這般容易麼 此山已高出雲表 你此時人在洞中 又服了我的靈丹 還不覺
得 洞外罡風 何等凜烈 常人到此 便即吹化 便是你 也須修煉四十九日之後 始能出洞遊
行 他一個暮中衰叟 到此怎能禁受 洞中食用之物 俱所不備 你在數年內 還未必能服氣
禁食 這四十九日中 尚須我給你採辦黃精松子之類充饑 自出取食 須待四九期滿 骨堅
氣凝之後 他來豈非受罪 至於憂思愛女 在所難免 但已有人 爲之分說 決可放心 他此刻
有俞戴兩家留住款待 正好安樂 你祇有志向上 年餘光陰 便能見面 你必將我的靈丹 與
他服食 縱難成仙 也可延年益壽 一人得道 九祖升天 圖這年餘之聚 反分道心則甚 雲鳳
不敢再說 當下崔五姑 便命雲鳳 盤膝坐下道 你如此孝思 率性我再助你一膀一力 使你
早日學成 父女重逢 此舉省却你苦功不少 須知此等仙緣 曠世難逢 勿以得之太易 不自
珍惜 淺嘗輒止 雲鳳聞言悚然 恭謹領命 崔五姑伸出一手 按住他的命門 雲鳳祇覺五姑

的手 微微在那裏顫動不止 漸覺一股熱氣 由命門貫入 通行十二玄關 直達湧泉 再遁七
十二脈 周行全身 遍體奇熱難耐 雲鳳祇管寧神靜志 一意強忍 先時五內如焚 似比火熱
半個時辰過去 方覺渾身通泰 舒適無比 前後過有半個時辰 忽聽五姑喜道 想不到你定
力根骨 如此堅厚 真不枉我度你一場了 接着又傳了雲鳳坐功 說道 你此時百病通暢
百病皆除 日後運氣調元 可以毫無阻滯 後洞現有我適才採來的黃精 外有鐵釜一口 支石
爲竈 足拱半月之糧 可照我法做去 半月後 我再來傳你劍訣 說罷取出一口長才二尺的
寶劍和一根三稜鐵針 交與雲鳳 傳了針的用法說得一聲好自修爲 行再相見 雲鳳祇見
滿洞之中 金光躍眼 人已不知去向 知道洞外罡風利害 不敢迫出去看 祇得望空拜倒 謝
了大恩 先將那口劍拔出 錚的一聲 電光閃處 劍已出匣 寒光射眼 冷氣侵肌 仙家異寶
果自不凡 神針無事 不敢妄發 也知是件寶物無疑 不由喜出外望 心裏記着後洞壁間圖解
和白陽真人靈蹟 以爲其中必多仙景 恭恭敬敬 朝後洞叩了幾個頭 存着滿腔虔誠之心
往裡走去 這洞共分前中後三層 祇前洞最爲光明整潔 中洞深藏山腹 雖然高大宏深 已

不如前洞亮朗 雲鳳見上下壁內 到處都是殘破之痕料 是前人發掘遺跡 走向洞壁盡頭

見有一塊高約兩丈 厚有三尺的石碑 碑上並無字蹟 轉過碑後才是後洞門戶 高祇丈許

進門一看 洞內異常黑暗陰森 雲鳳原是內家武功 目力曾經煉過 仔細定睛尋視 依稀略

能辨出一絲痕影 但是看不清楚 洞中彷彿比前中二洞 還大得多 除當中一個石墩 和零

零落落 豎着許多長短石柱外 并無什出奇的景物 再走向壁間一看 那圖解也祇影綽綽

有些人物痕跡 用盡目力搜查 不見一字 僅在東南角 尋到一堆黃精松子 和那一口鐵釜

心中未免覺着有些美中不足 孤零零坐在當中石墩上 祇管出神尋思 也不想弄吃的 暗忖

會祖母 既說圖解爲用甚大 必非虛語 這一點點人物立坐飛躍淡影 不見一字 洞中如此

黑暗 叫人怎生索解 如不從此中悟出一些妙理 休說自己汗顏 曾祖姑必當自己不堪造

就 負了期許 也許就此擺手 豈不誤了仙緣 想一陣 又往四壁注視一陣 那飛躍屈伸之狀

還可照着內行功夫 依式學樣 偏生坐像最多 十九一式 即使看得清楚 也無後下手學習

似這樣起坐尋行 過了好些時候 老悟尋不出一點線索 不由着起急來 越着急 覺着洞中

越更黑暗 末後把氣沈下去 閉了雙目 略爲定了定神 把心一橫 暗罵好容易遇上樣等仙緣 偏又資質這等愚下 如不悟出壁圖解用意 誓以身殉 反正曾祖母 要半月過了才來 無須急在這一時 何不先照他所傳煉氣之法 動加練習 緩些時再去參悟 想到這裡 便將雙膝一盤 冥心用氣 打坐入定 等到做完功課起身 也不知是什麼時候 祇覺身輕骨健 神清氣爽 睜眼一看 洞中也沒有初進來時黑暗 壁間圖像 隔老遠便能稍稍辨認 這才少悟虛空生白之理 適才是由明入暗 滿腔慾望 心盛氣浮 所以看他不見 此時坐功之後 矜平躁釋 神清志寧 便好得多 以後勤加練習 定能視暗如明 只圖像能一目了然 無須尺尋寸視 縱無字跡註解 多少總要體會出一些道理 不禁轉憂爲喜 益發奮勉不置 雲鳳自從戴家場遇救 到此已有一天多時間 未進飲食 這時心裏一寬 方覺腹飢 走向壁角置釜之處 一面先剝了松子入口 猛又想起仙人點化 往往示意於不知不覺一中 這鍋竈偏生安置在這後洞最黑暗的地方 着似無關 定非尋常 說不定又含有深意 且莫去動他 隨想隨取了一根黃精 咬了一口 覺着苦澀 見其中還雜有許多山芋 打算煮熟

了吃 釜旁柴枝頗多 也有火種 無從尋水 出尋又畏罡風 祇得用身帶的一把小刀 削些胡亂生吃了一頓 吃完起身 又向壁間尋視 除看得比前清楚外 仍無所得 一心苦練 洞中又無牀榻被蓋 率性不睡 逕去石墩上二次打起坐來 做完了次功課 異常舒散 或是吃些山芋黃精松子之類 又去打坐入定 似這樣做過了十幾次功課 始終未曾離開後洞 洞中黑暗 不分晝夜 算計時候 約有三天光景 因是潛心一意 勤苦參修 再加天資穎異 夙根深厚 進境急快 雲鳳本人 尙不知道 祇覺心智空明 耳目分外靈敏而已 有一次剛剛入定過來 偶看壁間圖解 格外比前清晰 知是打坐之功 智忖再有數日 祇要按着曾祖母所傳坐功 能在一次中 將氣機運用絕熟 通行逆行 過了十二周天 做到他老人家所說境界 便可照着壁間圖解 不問悟出門徑與否 一一試練了 正自尋思 微聞水聲滴石 靜中聽去 分外清楚 細一留神 聽那水聲 竟出自那塊打坐的石墩之下 雲鳳連日用功 除吃些山種外 未進滴水 也未行動過一次 忽然聽的水響 不覺思飲 心想洞中靈蹟甚多 即壁間圖解外 也曾仔細搜索 並無所見 石墩下面 是實是虛 怎未想到移開一看 這水聲好似時近時遠 石墩

又大莫非下面還蓋有洞穴不成 想到這裏 走近前去 兩手搬着石墩 往前一拉 竟能移動 連忙運足平生之力 一陣搬移 移開二尺來遠近 漸漸發現穴口 心中大喜 等到石墩移向一旁 再看全空口比石墩 祇稍小一圈 低頭往穴中一看 水聲已往 那穴道是前往後 斜行下去 看去預然很深 不過斜徑陡些 並非直落無際 有了着身之處 自信從小練就一身輕功 還可提氣站壁上下 略爲歇了歇 振起精神 將真氣往上一提 身坐穴口 伸足入穴 背貼着那滑削陡險的穴壁 緩緩往下溜去 快要到底 才將氣一舒 放快了勢子 等到腳踏實地 一看 地方不大 石筍林立 均甚粗巨 石壁沒有上面平整 到處都是孔竅洞穴 仍有不少發掘過的痕跡 再一細尋那水聲來處 祇在一塊形勢巽牙的奇石上面洞竅裡 有一線流泉 涓涓下滴 想是年代深遠 永滴石穿 已成了一個尺許方圓的水坑 水與地平 也不溢出 用劍一探 不能到底 彷彿很深 張口就着泉流一嘗 竟是甘冽異常 心想汲些上去 又沒盛水的東西 如若上去 將那口釜鐵搬下來盛 又恐拿着東西 走這樣溜削的穴壁 下來容易 上去却難 想了想 無計可施 一心想吃點熟東西 祇得取下身披的肩巾 先放在水坑裡 洗了

個淨 就着那涓涓細流 將他浸濕 再脫去上身衣服 放在石上 以免弄濕了 沒有換的 一切
准備停當 口含濕衣 走向穴壁 仍是背貼着壁 將頭往前略伸 手足向壁 施展輕身功夫 一
提氣 飛也似往上遊去 一會到頂 出了穴口 奔向釜前 將巾一陣擰絞 居然有二多盪水 左
就閒着無事 穴底溫暖如春 也不嫌麻煩 一連上下三次 才湊了有半釜子水 就石上晾起
肩巾 將脫去的衣服着好 一面升火 面削芋 才入釜中去煮 不消片刻 水開芋熟 香味撲
鼻 取出一嘗 不但那芋甘芳酥滑 連湯也是清香甜美 益覺適口異常 盡情大嚼之餘 不覺
吃多了些 雲鳳連日吃了許多冷東西 在先又服了崔五姑的剪洗腸胃的靈藥 藥力早已發
作 又幾天沒有行動 被熱湯熱食一冲 不一會 忽然腹痛如絞 恐污穢了洞府 洞外罡風
利害 強忍着跑出洞去 擇一僻靜山石後面 剛一蹲下 便如奔流奪門 不可遏止 等到站起
身來 積滯全消 頓覺身子二輕 五內空靈 細看當前景物 置身已在白雲之上 四外萬峯 微
露脚尖 俱在脚底 正當中午時分 天風冷冷 彷彿甚勁些 是一毫也不覺冷 偶一低頭 見巖
下面 長着許多奇木異卉 向陽一面 有一處黑沈沈的 似有洞穴 當時未覺意去看 閒眺了

片時 逕回洞中 去做功課 坐是覺着一縷熱氣 由丹田起來 緩緩通過十二玄關 直達命門 然後又順行下去 與崔五姑傳授時 手按命門的情況相似 知到第一層功夫 業已圓滿 坐罷睜眼一看 全洞光明 無微不燭 不禁狂喜 連日壁上圖解 已是越看越顯 雲鳳打定主意 練好了五姑所傳功課在說 一直未去理他 這次作完功課 見四壁人物鱗介飛潛動躍之形

不特神態如生 竟悟出自東壁起始 個個俱似有呼應關聯 一數全壁 共是三百六十四

個形勢 暗忖這圖解 分明按着周天三百六十五度 怎麼少了一個 四外又無殘缺之痕 再

四揣摩不出 反正無師之學 全洞自己用心試習 並不深知微妙 且試試再說 便決計從東

壁許多動像起 照樣練習起來 起首是一連十二個人形的坐像 俱都跌坐朝前 頭一個兩

手直向膝頭 一目垂簾內視 音微下垂 第二個起 頭略正些 狀甚妥閒 以下的十個坐像 俱

都相同 看不出有什不一樣處 雲鳳雖猜是坐功次序 但是四壁三百六十四個形相 飛潛

動靜 無一雷同 但是這起十二個 除一個首略俯 算是坐功起始 調息時的姿態外 後面

這十個 既無什變態 要他何用 定深意在內 心是自己心粗 沒有看出他的異處 當下定

了定神 再仔仔細細 察看那十二形相 同異之點 除面貌胖瘦 身材高矮不一外 休說姿態相同 連那服裝那衣紋 都是一個樣子畫出似的 想不出個道理來 後來一想 這也許是當初真人門下 練圖解的十二個弟子 也未可知 看壁相人形 一共不足二十 除這十二個有衣冠外 餘者均是赤着身子 所料或者不差 想了想 把初意略爲變更 便捨了這十二個形相 暫且不學 竟從第十三個圖像 開始學習 其實雲鳳 如按初定主意 不問三七二十一 竟從頭一圖學起 日子一久 自可悟出玄門上乘大道 只爲天格過分 聰明了些 心略一活動 樣一改主意 反到捨近求遠 等把壁間圖解學完 悟出走錯了路 己該是下山時候 無暇度修 日後到了娥眉 不能與三英二雲比肩 仍要隨定一輩道行略次的同門 在左元洞內 苦練三百三十五日 差一點便和雷楊等人 同樣走火入魔 白費多年的辛苦 這同不提 十三圖起盡些人物鳥獸各試各樣的動定狀態 雲鳳便照着上面 態經鳥伸 一一練習起來 先只打算照本畫符 以爲不知怎麼難法 原擬每次功課完畢 每一像學上幾次 不間有效無效 能通與否 督練習上十多次 再挨次往下練去 反正不惜辛苦 把這三百六十四像一

一練完 看是如何 再作計較 及至照圖才練了兩式 便覺出有些意思 一式有一次的兆朕 不禁心裏頭怦怦跳動 連飲食都顧不得用 照式勤練不已 第一日連着幾次 練了二十餘式 坐完了功便練 練完又坐 雖已入了悟境 尙不能將各式融會貫通 等到第三日過去 己會了百十來式 有一次練完 試照幼年 在家練習武功之法 將各式先挨次聯貫 和打拳般練了一遍 然後又顛倒錯置 再練一遍 練時猛覺氣機隨着流行 和坐功時相仿 益發狂喜 不消十來天的功夫 壁間圖像 俱已練到 雖然祇知依樣葫蘆 不能深悉其中微妙 對於運氣功夫 却是已有進境 崔五姑去時 曾說每隔旬日必來看望一次 這日云鳳做完功課 一算日期 己有半個多月 五姑說來傳授劍法 並未來到 可是洞角所留的食糧 看去還是那麼多 絲毫不見減少 起初祇顧每日苦練 沒有注意到此 這時一經想起 覺着奇怪 暗忖神仙決不打謊語 但是飛行絕跡 來去無踪 一想到這裏便留了神 將所餘食糧 分別估了數目 打了記號 照自己每日食糧一估 還敷月餘之用 過了兩三天 一查看 少了些 尤是自己最喜煮來吃的山芋 一根無存 好生後悔 不該暗破玄機 又去打什記號 光陰 到過獸

鳳在白陽巖花雨洞中 不覺過了一個多月 五姑始終未見一臨 眼看食糧將罄 喜得那日

五姑 曾說四九期滿 便可出洞覓食 如今相隔已無多日 洞外罡風凜冽 日前也曾試過兩

次 除風力稍勁外 并無所說之甚 連日忙着用功 僅在洞前中立 若大一座仙山 俱未涉足

再過兩日 如五姑還不見到 便準備在本洞左近 先採辦一點食糧存儲 省得用完之後 急

切無處採辦 雖然仙法未得傳授 好在自己原有一身武藝 又是一口仙家寶劍 還有那根

神針防身 縱遇山魃木魅 自信尙能應付 出家人山居修道 一切艱危災害 原所難免 也怕

不了許多 正自沉思 偶望壁間圖像 個個姿態生動 彷彿欲活 仙人手筆 果是靈奇 越看越

出神 猛然想起自己曾將三百五十二相 一口氣連貫習完 覺着與坐功的真氣運行流替

雖有動靜之分 殊途向殺 並無二致 五姑去時未傳劍法 正苦無法練習 何不用這口仙劍

照着壁圖形勢 也試他一試 看是如何 萬一也和上次一般 悟出些道理來 豈非絕妙 云鳳

想到就做 當下拔出那口玄都劍 按着圖形 參以平日心得 一招一試 擊刺縱躍起來 頭兩

次練罷 得心應手 頗能合用 祇因形勢部位 變化不同 有的式子 專用右手便難演習 非換